



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卷之十九

投贈

古詩一首

律詩六首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魏曰韋濟章嗣立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史有傳

附嗣立後師之甫為華州司功作此詩辭章左丞史有傳前漢百官志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後漢志左右丞各一人師云是賈華州司功後作則當在乾元元年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一載師注為非若遺賈司功之意曹嘗言年譜謂此詩在天寶六載而不知是年濟未拜左丞按舊史天寶七載濟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公以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轅下遂自河南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問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故詩云主上頃見徵青官却垂翅當是七載作此詩只陳情當在贈韋左丞丈詩之後

純袴不餓死

陳曰前漢班氏叙傳曰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

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尚書論於綺襦袷袴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水紈之袴也師古曰

魏素也綺今之細綾也儒官多誤身宋曰莊子曰儒者冠園冠

冠前漢劉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解其冠

有九層睿宗玄宗肅宗代宗九朝也天寶十三載獻三賦玄宗命

宰相試以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亂南挈家避亂

州陷賊中肅宗至德二載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肅宗授以左

拾遺當是時房琯以宰相總兵與賊戰瑒儒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為

賊所敗由是得罪甫上疏論瑒不宜廢肅宗怒瑒甫為華州司功甫

既不得志聞李曰在山東將為山東之遊遂作此詩辭韋左丞明已

無罪而去觀甫嘗有憶李白詩之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蓋謂

此行為尋李白故也紉袴貴遊子弟之服飾之義有二絕粒曰餓不

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

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以軍功取封侯其子弟自襁褓至於老死

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環甲出戰皆寂寥不見

用以此誤身者多矣蓋嘆武夫得志傷吾道之不用也

靜聽賤子請具陳宋曰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也應

武本主人且勿宣賤子歌一言起曰在子不謂魚父曰性命屬天今

獨丈人師曰丈人指韋左丞又賤子甫自謂也希曰風俗通曰易師

賤子人師曰丈人嚴莊之稱故親而老者皆稱焉南史謝靈運謂孟觀

白丈人師曰丈人嚴莊之稱故親而老者皆稱焉南史謝靈運謂孟觀

儒官多誤身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宋曰

丈人試

武本主人且勿宣賤子歌一言起曰在子不謂魚父曰性命屬天今

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仲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趙曰梁孝元帝之助焚圖書十四萬卷曰

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中著一破字則字着力而新詩矣希曰

此史崔瞻傳不讀五千卷無入此室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

今謂破萬卷而下筆有神正用此意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

親蘇曰揚子雲曰長卿之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即子雲學

言敵揚雄黃曰曹植子建善善屬文著責躬公燕等詩後人謂天下

李邕求識面

李邕

見文苑傳廣陵江都人父善嘗為文選邑少知名長安李嶠為邑
詞高行直堪為諫官由是召拜左拾遺玄宗東封獻賦稱旨長碑

自太原來朝見宋遊道曰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王翰願卜
自比侯王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

道語曰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
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漢揚雄嘗作其泉等賦魏曹子建其兄常

親近於已是用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唐李邕有才各後進
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

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在翰為
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文章知名當世自謂頗挺出

一作 立登要路津 高兄先據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

俗淳 杜恕舉明主於唐虞之上 此音竟肅條行 諱非隱淪

前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艾薪積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
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曰取詭道中買臣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其後

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慕間宋顏延年詠結中散詩曰立俗遷流
結隱淪謝眺敬亭詩隱淪既已託鮑昭詩孤賤長隱淪趙曰列

載林類年且百歲拾穗行歌張湛注云古之隱者也師曰後者
也路與津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之地以警顯達也官有清者

清而不要則無權要而不情則拘於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南齊
試文章以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

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也朱買臣負薪行歌於路必為隱
淪之徒所 騎驢三十載 陶潛開居二十載 韋輔曰後漢獨行傳

向相或騎驢入 旅食京華春 定功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旅食
市乞巧於人 南館耳郭璞詩曰京華豪俠春朝

扣富兒門 鄭曰朝陟遙切早也扣去 暮隨肥馬塵 殘盃與

冷炙 蘇曰顏氏家訓云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座以取
夫兒事未濟其悔休山林焉 到處潛悲辛 對鐘鼓之悲辛師曰

能逐浮薄子苟冷炙殘盃焉 對鐘鼓之悲辛師曰
章特詔翰林後放逸不檢遂流落不用嘗為華陰令所辱令致對云

會調龍巾我吐御手調羹天子殿前尚與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與我
騎驢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驢南既辭河西尉貧在京師自未

賦之前迨今凡三十年矣獻賦時年四十三京華者言京師乃
華之地當春月貴遊相追逐繫絃脆管無與不有南獨旅食于此其

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門 絳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為當朝上夫所
薄如此殘盃謂殘之餘者香已埋散柔肉曰炙冷炙謂宿炙 用既

用既

用既

貧賤糊口京師貴薄之惟待我以主上頃見徵

殘不與冷炙深使人暗地抱辛酸也

召見徵子方歛然欲求伸

曰丈夫兒提筆鼓吻取富貴易若舉盃何青負之翻與鸚其垂翅乎

修始能奮翼爾他

勢貌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莊子云其懷抱之真如每於百寮上

句新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同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王陽登而真公喜

貧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衣冠見子貢子貢取之曰夫子宜病乎

如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怨望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伍周

子光心氣怏怏少主臣也趙曰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公

常有愧恨之色

祗是走跋跋

欲東入海

即將西去秦

尚憐終南山

回首清渭濱

常擬報一飯

况懷辭大臣

白鷗波

浩蕩

亦曰中南

東西數百里

傳昭四年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周地之名山鄭曰福地記云其

冠盜糧

人者一飯之恩必償

大曰臣以一飯之恩常欲如靈輒之報宣子况

無所繫着自見矣

萬里誰能馴

翻有詩鐵龍性誰能馴

上謂肅宗也至德二載肅宗見徵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敘即
然如屈蟠久蟄至欲求伸甫當此時將謂得所施為遂上疏言
事不期貶華州司功故云青真却垂翅巨魚可以縱壑今反
其得罪之貌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巨魚可以縱壑今反
南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宰相前常稱誦其佳句
道之擢當此時喜得章文推引故效貢公喜得王陽在位也
見貶黜貧賤又如原憲誠使人所難言矣雖然如是亦安能
朝廷祗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跋踐奔走之狀山東瀕
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南故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
東必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山與渭水皆秦地山水
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棄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
獨推重杜甫善取其不忘君之意也大臣謂左丞也左丞與
其判別之情得無懷思乎雖然如是甫之無官守言責其進
然有餘裕真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王荆
波字為沒字其謬甚也鷗善浮沒何必獨言沒耶如前輩諸
杜詩身輕一鳥過之句坐間皆忘過字因共補之或言下或言
浩蕩亦不如波浩蕩之自然

上韋左相二十韻

尚書左丞也鮑曰韋見素襲父爵彭城郡公十三載拜
武部尚書從帝入蜀詔兼左相鶴曰按史天寶十五載

七月明皇幸蜀次巴西西郡以韋見素為左相是時天下
危亂不應詩云八荒皆壽域一氣轉洪鈞當是天寶十
三載見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投之故詩曰韋賢相
相漢今題曰左相乃後來編寫之誤梁樞道編在十一
載是年見素未同平章况天寶十五載見素為左相時
公旋陷賊營無容再投以詩如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
淳又豈軍與人
主播遷時語

鳳曆軒轅紀

也注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也
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軒轅龍飛四十春
十二載見素為武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龍飛玄宗即位也
仁壽之域皇曰列子遠在八荒之外
漢王吉疏歐一卅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八荒開壽域

方也歐民庶於
一氣轉洪鈞
先谷何劭

霖雨思賢佐

霖曰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
思將師之臣追美充國延召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後漢
靈帝思感舊臣以圖畫廣及太尉黃
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
應圖求駿馬
欲以三代之

應圖求駿馬

此言見素以才見用也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

宛紫駢一正形法應圖傳
注引梅福傳非干此也
驚代得麒麟張揖注相麒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

沙汰江河濁言為吏部日也北史新羅為尚書郎

調和鼎鼐新類曰鼎乃代切漢曰言為相也說命若作和

初相漢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范叔已歸秦漢曰史

字叔更名姓曰張祿王稽載入秦昭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

倫深曰韋賢兼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仕豫樟深出地

滄海澗無津谷之所歸其淵不可津北斗司喉舌日

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東方

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領搢紳

領搢紳也臣瑣曰縉亦白也紳大帶也師古曰李云搢紳是也縉

本作搢搢搢於大帶之間與革之間耳非搢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持衡留藻監

亦謂薦紳於紳帶之間其義同師古曰東方朔為搢紳領袖或云康王

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持衡留藻監

諸侯入應門右時公為相率百官故云領搢紳持衡留藻監

聽復上星辰深曰見素時兼兵部

南餘波德照隣信二十三年波及晉國君之餘也聰明過管

輅徐州號為神童師曰天寶十五載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

申有星犯昂見素言於肅宗曰昂者胡也祿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

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昂金忌火行當火位昂之昏乃其時

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管輅善天文地尺牘倒陳遵

理今見素所言如此故曰聰明過管輅陳遵

文辭惟善書與人尺豈是池中物廟堂知至理風俗盡

牘主皆藏去以為榮深曰吳周瑜傳晉劉元海傳並

由來席上珍無已日記儒行儒有廟堂知至理風俗盡

還淳之能事畢矣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趙曰公長卿

多病父消渴病稱疾間居不慕官爵子夏索居貧趙曰公長卿

不可問列子有生死存亡禍福壽夭鄒魯莫容身莊子

子再逐於魯州 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者豈足貴耶 感激時將晚蒼萍其有神 注曠遠見言與之超遠 為八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贈韋左丞文濟 鮑回唐韋濟嗣立子天寶中為尚書左丞 鶴曰舊史天寶七載韋濟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見本傳今詩云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即是其年作梁權道編在十一載非

左轄頻虛位 者同姓右轄為異姓詩節南山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箋云氏作控轄之轄修可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又舊唐史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實為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轄八座比於文昌故以左丞為左轄鶴曰舊史濟本傳云三代為省轄衣冠榮之白居易為度承宣尚書右丞制云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織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云云今乃命承宣操右轄然則以二丞為左右轄其殆起於公與白耶 今年

得舊儒 趙曰皆以紀章文也魏晉以來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傳咸舊注引晉天文志 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漢書賢子皆以經術為相 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 漢曰穀梁云兄弟天倫

鷓原荒宿草 漢曰詩常棣有令在原注有令鷓渠也鷓渠為時 議所歸 鷓原荒宿草 云鷓渠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與鷓兄弟之

衰谷豈壯夫 肥癯非壯夫也 家人憂几杖 漢曰几杖謂杖也 甲子混泥途 漢曰襄三十年傳曹悼夫食

仍顧遇日暮且踟躕 漢曰日暮謂暮齒也 老驥思千里 魏曰

飢鷹待一呼 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君能微感激亦足尉襟無 魏曰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嚴武在蜀對

有此兒武怒甫徐曰我乃杜審言孫擬拚虎瀆爾合坐大笑彌縫之武曰與公等言何至上及祖考乎深街南歸草堂遂有此詩鶴曰公歸溪上在求泰元年正月三日而此詩云清秋鶴髮翁則是在幕後詩多不樂與幕武果銜之不應復留許又考公入幕後詩多不樂與幕中然此後與嚴武同賦詩尚多武死公尤惓惓益知註第因史有是言云耳豈真東坡之言哉此詩作於舊德一年秋

白水漁竿客清秋鶴髮翁

信作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胡為

來幕下祗合在舟中

漁樵為偶不當為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

天臨曰言詩書

青袍也自公

臨曰言不卑小官也

老妻憂坐

痺切

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敵倒分曹失異同

趙曰

散佚在年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希曰漢食貨志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節古曰曹輩分輩而出為吏也鶴曰此句承上坐痺頭風也言禮其衰力就義忝上官通謂能容之於散秩也趙曰晴苦論詩早先以文才相知公得預府幕上官惜輩也

伏鐵推

公嘗斤嚴分

剪

念途窮

交論顯其增其任信勇使長鳴

露裏思藤架

煙霏想桂叢

而嘗有山林之志

信然龜觸網

直作鳥窺籠

秋興賦他魚籠鳥而江湖山藪之思

之在網鳥

西嶺紆村北

歸休之意故未草云會希全物色時放倚

江南繞舍東

實雨新紅浪

江所出峽山中

竹皮寒種翠

實雨新紅浪

蘇定戲友人曰

實雨新紅浪

藩籬生野徑

蘇定戲友人曰

束縛酬知己

蹉跎效小忠

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效小忠也

周防期

稍稍太簡遂忽忽

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效小忠也

周防期

別業

天觀曰別業指草堂也

未敢息微躬

烏鵲愁銀漢

墳河以度牛女南意謂雖多
幕府無以補濟故曰愁銀
色時放倚梧桐不足以被錦
於梧桐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鮑曰鮮于仲通也紀十年

及雲變戰于西河敗績不見其為京兆先為京兆
耶豈以節度為京兆耶唐開元以來在位無鮮于姓者
詩有鮮于萬州乃其子也鮑曰鮮于相然切浩復姓也
鶴曰按通鑑天寶十二載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
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則仲通為
京兆尹在十一年十一月國忠為相後也詩云獻納紆
皇眷中間謂紫宸當是公獻文待詔集賢院後作梁樞
道編在十一載然王鉞得罪殺國忠十一月庚申為右相意國忠為相
蓋在十一載四月而五月又加京畿關內採訪使九
所統使務悉歸國忠十一月庚申為右相意國忠為相
後仲通方為京兆尹則此
詩在十一載十二月作

王國稱多士多士詩文王思皇賢良復幾人異才應聞
出爽氣必殊倫人趙曰氣字清爽有殊於眾始見張京兆宜

傳漢近臣張敞守京兆尹日六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為人

驍駟開道路折是非落落可聽如驚駘駕車使驍駟開路非容

喜可喜見國語別集趙曰驍駟異得路者然也

侯伯知何算侯伯文章實致身趙曰此言侯伯之人多

致身則實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師曰言京兆乃輦載之

戒之脫略蟠溪釣師曰呂均至操持郢匠斤師曰莊子郢人

蠅翼使匠石斷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雲霄今已逼公衮更

誰親趙曰上公應天上三台衮則衮服三公一命衮鳳穴鶴皆好

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鷄龍門客又新李膺性簡

方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被容義聲紛感激

劉越石詩節敗績自遠巡公自謂也言鮮于之義聲也紛然感

則自遠巡不進耳途遠欲何向公偃曰日暮途遠天日難

生何感激則自遠巡不進耳途遠欲何向公偃曰日暮途遠天日難

重陳重備用切再出 學詩猶孺子子身語

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鄉賦念嘉賓也 呼嗟後却說臣舉賢

得同是錯公傳言公舉進士不 吁嗟後却說臣舉賢

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也 鷹日舊史云舉進士不第故不

得如昇錯却說之權第考公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贈章左承云早

充觀國賓蓋嘗得鄉計踈疑翰墨時過憶松筠過矣則思隱

於山 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

陰謀獨秉鈞有破膽陰謀之語 破膽遭前政傳關東破

傾雨露辰微生零沾 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

有神化之丹青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

弘開閣延賢人與參謀議報平津俞報鮮于也 破膽遭前政傳關東破

也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卿後出為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遷太常卿祿山亂殺

偽命特免死長流合浦鶴曰我史均未嘗為太常卿舊

史帝紀天寶十三載三月均由憲部尚書貶建安太守

還為大理卿均之弟均却以大常卿貶盧溪郡司馬歲

中召還再遷為太常卿兄弟均皆在十三載今詩當是

與均均尚主多留禁中所以異其援引詩殆作於十一

載舊註非作是詩

時公方進賦後

載舊註非作是詩

方丈二韓外

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二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

故曰三韓鶴曰王侏注前漢郊祀志云威宣燕昭事蓋先見史記封

禱書又魏志三韓按通典則云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

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不同

豈命命萬

建標天地潤

建標以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

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均皆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

女

婿非是也
唯有一
蕭注
王者恩澤不及也
也
能且承恩寵也
此指言張均父子希曰詩夢
相門清議衆
門之子故曰相門
需

術大名齊
魯曰均張說之子
軒冕羅天闕
在中書兄弟皆掌筆
論

任
琳琅識介珪
北石而以珠詩松高錫爾介珪以作爾寶箋
任

主故以爲寶美均爲介珪也
伶官詩必誦
於伶官注伶官樂官
也

故後世號樂官爲伶官也
變樂典猶稽
此贈太常張卿復用樂
事太常卿

掌樂者也
健筆凌鸚鵡
座後漢稱衡字正平有才辯在黃祖
也

也
銘鋒瑩礪鷄
山詩云鈔瑩礪鷄膏希曰爾雅鷄鷄注云膏堪
瑩

不銖以膏塗之水鳥也
友于皆挺拔
言均均兄弟之貴且
也

業也
公望各端倪
倪曰公望各有所歸也余曰莊子大宗師篇
也

通籍踰青瑣
母曰元帝紀今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大夫
也

年
漢給事曰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青瑣以清戶邊
也

爲青瑣
天子制必如厚曰門櫺格用重如人衣領用重裏者青名曰
青瑣天子

事衢照寒泥
信重六重皆以武都紫泥封青樓曰素裏
也

兩端無縫尺
一板中約者皇
靈虬傳文箭
梁陸倕新漏刻
也

刻之體以龍承之也
歸馬散雲相蹄
可以踐霜雪
能

事聞重譯
道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
也

嘉謨及遠黎
謨曰揚子或問忠言嘉
也

班序更何躋
左傳朝以正班
適越空顛

躋
莊子逍遙篇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也

游梁竟慘悽
鄉曰
也

越長也
公又嘗游梁矣
贈李白詩所謂亦有梁宋游是也
諺知終

畫虎
待陪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也

微分
也其猶醜也
天子見老陳出以見類回曰
也

知天地
卷中
想舊恩
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
宮大真東主
君所治之地
青雲不可梯
顧深慙鍛鍊
才子等提携
枝驚夜鵲棲

薄泛無休日
其無定也
桃陰
其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見知之人也
公言
吹噓人

幾時陪羽獵
應指釣璜溪
魏武帝樂府云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
幾時陪羽獵
有羨慕其得近清光之意
鄭曰璜戶光切十道志櫟陽有釣璜浦乃呂望所釣璜溪也
師曰太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議大夫其各起於後漢章
上是也
通典武后詔勅二年改為正諫大夫開元
來復九四人屬門下此詩揆食歲嶢嶢又云使若求
闔諸
賦當是入寶十載奏賦後作謂天子維召
試而莫有從而薦送之者梁樞道編在十一載為是

諫官非不達
詩義早知名
破的由來事
先鋒孰敢爭
波瀾
專美之也
下句正言
破的由來事
諫官非不謂之顯達
其詩可以知名者
破的由來事
諫官非不謂之顯達
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
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
先鋒孰敢爭
波瀾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獨老成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見而有光如水
鳥游於波瀾
野人寧得所
天意薄
浮生多苦
服
天意薄

使者求顏闔陳曰莊子謔王希魯吾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

諸公厭禰衡陳曰禰衡有七辯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

將期一諾重陳曰魏士

欵使寸心傾陳曰謂

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陳曰

寄簡上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古詩十七首

寄韓諫議

陳天下事代宗不悅股岳陽註適意遊君山奔人間事將為長往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鶴曰詩云今我不樂思出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當是大醫元年在夔州作公是時苦病詩多言之梁權道以詩云美人始始隔秋水謂是美年秋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陳曰岳陽巴身欲奮飛病在床陳曰

美人始始隔秋水陳曰美人比君子故詩有

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陳曰揚子鴻飛冥冥

楓葉赤天雨霜陳曰選詩曉宿楓葉舟題曰鮑昭詩玉京羣

帝集北斗陳曰玉京帝居也五方各有帝性此極為至靈處符曰

或騎麒麟翳鳳凰陳曰集

倒景搖瀟湘陳曰瀟湘在日月之上反照星宮

之君醉瓊漿陳曰瓊漿密勺實羽人稀少不在傍

似聞作者赤松子楚辭仰雨恐是漢代韓張良楚辭仰雨

昔隨劉

人於

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立以三十寸玉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令廢棄人

國事欲從亦松子游且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兩師高祖曰軍籌惟陸之中央勝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楓香蘇曰鮑明遠詩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留曰神仙傳童公留

費長安於羣虎之中長房不忍又內石室中頭上有大石茅繩懸之諸蛇齒繩欲斷長房不移公性撫之曰可敬矣又命取臭惡

非常長房色難之公乃歎而謝道之曰子不得仙也今以子為地主周南留滯古莫惜留曰太史公南極老人應壽昌留曰春秋

元命苞云老人星帝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師曰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於此也希曰公

平則見見則主壽晉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此當是用揚雄傳中字雖然玉堂本出黃庭經所謂玉堂殿字盡交官是也

暮秋在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漢

侍御留曰裴道州刺史即大晉五年平臧玠者

又客多在友朋書素書一月元一束留曰王介僻在遠郊

惟成一束但虛詞寒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接又倦回谷題曰古詩云客從南方來中有尺素書虛名但蒙塞

賸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留曰晉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

孟子云志士齒落未是無心人古字恥作窮途哭留曰

從楚相飲相立壁門下意張儀盜璧其谷原之妻白子每讀書游說

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在不妻笑曰子在儀曰矣阮籍詩遇窮途則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二過讀盈把那須滄

海珠留符曰右按唐書閣立不謂欲仁傑曰君可入懷本倚崑

謂餘海遺珠矣題曰王筠於書二過五抄山玉留曰言得裴書勝珠之盈把倚裝如崑山玉也蘇曰撥棄潭

世說毛曾與夏侯文共坐時人謂兼段倚玉樹也州百斛酒留曰步兵與中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

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留曰言得書而有所思也憶子

初尉永嘉去留曰永嘉溫州縣紅顏白面花映肉軍

符侯印取豈遲留曰軍符則為節度使侯印則封侯矣希曰

文遣使者至郡合符符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璽璋從簡

易也師古曰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又按

百官表諸侯王金璽九更模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師古曰古者印

聖通言今則尊卑有別又漢儀六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

印此皆謂也紫燕綠耳行其速趙曰言初為尉之少年而材之後

入駿之為而左錄耳陳曰言負超秩之才也師曰道州負超聖朝

逸之才其視軍符侯印取之若其其速豈困於永嘉一尉乎

尚飛戰聞塵濟出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

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陳曰晉禮志漢魏故事

鐵於朝堂漢高祖築壇拜韓遺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郭

欽上書見大計陳曰于寶著論思郭欽之謀而後成狄之有豐

方戎狄藉名恐百代之後為患官陳曰晉禮志漢魏故事

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相靈也帝曰朕克已為理方之相靈

不亦甚乎對曰相靈實官錢入公府陛下責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不

如他日更僕語不淺陳曰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遠數之不能

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明陳曰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遠數之不能

之若為公將倦故使之相代也明公論兵氣益振陳曰振

壹蕭管黑白陳曰黑一作理言得儻劍霜雪吹青春

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趙曰蘇

素也徐釋傳角立傑山爾雅七世孫曰雲趙曰蘇

藥物楚老漁商市補曰定王城乃潭州市北有輿每聯袂

蘇曰茅齋謂蘇侍御所居與公同在長沙故每有輿來聯袂公有為

訪老夫舟郭南抱甕亦隱几陳曰抱甕見及并歲楮楮注莊無

數將軍西第成陳曰南青傳上為青治第今視之曰劍奴未威

為正直所羞舊注引衛青治第事非是鶴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

之相如傳所謂東第師古曰居帝城陳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

如相如傳所謂東第師古曰居帝城陳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

起於東山也趙曰班固曰山東出相傳注陳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

引謝安事非是公亦何拘於西對東邪陳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

龍欲蟄寒沙水漢末兵戈蠲起鹿門隱公嘆曰秋終殺粟鳥雀

甚肥而鸞鳳何怪焉又鮑宰云鸞鳳棲荆文蛟陳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

龍蟄寒水言小人是昇騰君子淹滯不見用也陳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

休陣前部的終日死趙曰傷時于戈之末息以引附書與裴

十五

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希曰平原君傳公等錄錄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鶴曰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以暮秋在裝道

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乃詩之序不當以為題台題曰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并序以暮秋在裝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呈蘇漢詩考之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而梁權道編在岳州詩內然前詩云定王城郭門有輿每臨袂等句可知在潭不在岳甚明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又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龐公不浪出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去營入城府蘇氏今有之亦不交

州府 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趙曰文帝為魏太子七子初文帝即位年號也乾坤幾一反覆揚馬宜同時一

食齋房芝誄曰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歌云齋房產草九莖連葉師曰清鏡中指江上勝食齋房芝之言咀味蘇漢之詩今晨清鏡中勝

過於靈 余髮喜却變白間生誄曰一黑絲趙曰變白為黑以聞其詩之故

昨夜舟天接誄曰一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誄曰風破誄曰一寒江遲趙曰宗慈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寄裴施州鶴曰裴冕以附李輔國表輔國親昵術士劉炬充山陵使判官炬坐法冕為左僕射則是大曆二年二月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為左僕射則是大曆二年二月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為左僕射則是在永泰元年冬作蓋史云刺施州止數月遂移澧州而由山陵使坐殿在廣德元年九月丙申而此詩云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故定為在永泰元年冬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殊不考也

廊廟之具裴施州誄曰潘安仁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鍾

壯時壯氣壯

大鏞在東京

宋曰禮樂之所在也按詩鼓維鏞大鏞

出東陽

冰壺玉衡懸清秋

宋曰氣宇之清徹也按文

以齊

自從相遇減多病二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

明至理

宋曰堯建四岳

漢二千石真分憂

宋曰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

石乎幾度寄書白鹽北

宋曰施州在白鹽山之北也按趙曰白

義甚明也舊注云施州在鹽山之北非矣鶴曰按九域志施州北至夔州三百餘里則夔州在施州之南不應云寄書白鹽北殆謂公在

白鹽山之東北故自襄西移東

苦寒贈我青羔

宋曰

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鈎

宋曰龍蛇銀鈎皆字體

銀鈎並蟠交連趙曰今藏發公銀鈎於其中所以龍蛇動於篋也

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

將老而免憂子孫無他以後來之人相接有裴君諸子才華之盛美

矣師曰東序教學也鍾大鏞乃禮樂之器言能文之以禮樂也

盡玉衡言其清和也甫以施州比堯之四岳漢之二千石施州在白

藍山之北甫復得其惠書與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蓋言裴也龍蛇

動篋蟠銀鈎蓋言書于體勢也紫衣使

鄭典設自施州歸

宋曰春秋時巴國界秦昭王置黔

中郡改為施州鶴曰六典典設

局典設四人從六品下掌太子湯沐灑掃鋪陳之事裴冕以附李輔國貶施州移澧州而大曆二年自澧州拜左僕射則是時當在永泰元年冬作故詩云孟冬方首路詩見後寄裴施州詩註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

宋曰言其以義而動也師曰出處君子之大致不可妄動鄭公雖冒暑有適蓋以鄭子每之是以南謁裴施州亦以義動不肯妄行役也

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

宋曰回也

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

宋曰言險阻也希曰叔孫通傳漢王方蒙矢石

爭天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聽子話此邦令我心

悅懌其裕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温温諸侯門禮亦如

古昔勅厨倍常羞不血盤頗狼籍

宋曰言雖幽遠而敬愛之

傳獲焉交錯不血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

時雖屬喪亂事貴賞

宋曰一匹敵

中宵慚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

他日辱銀鈎注曰銀鈎書也言字體交連勁曲如銀鈎森踈見予戟注曰按

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予戟森森李義深倒徒喜旋歸注曰蔡邕倒屣而迎

鞋踵畫地來所歷鄭曰書去聲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關刺

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惜鄭曰如字又音迹北風吹瘴癘

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塞注曰一嶠穿蘿葛暮注曰兼

注詩注為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

孟冬方首路注曰顏延年詩改服強飯取崖壁歎爾疲

駑駘汗溝血不赤注曰言非良馬也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

其先天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注曰選詩終我有平

脊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注曰鳥道謂飛鳥庶脫

蹉跌厄注曰蹉舍何切

寄薛三郎中

蘇曰詩云峽中一卧病瘡痍終冬春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蘇曰丁固人生無賢與愚百年之

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

常苦辛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

野人蘇曰為融曰我輩任塗不及村野之人其樂難具陳

藹藹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馬我

輦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卧病瘡

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

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酒不失真注曰

予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

上馬不用扶每注曰扶必怒噴賦

信席珍注曰席珍席

詩實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

漢書功業蓋代蘇曰

李密蓋代手段下

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

洞庭湖在巴陵

東浮滄海濬君山可避暑

洞庭湖心

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

功洙曰又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

趙曰聞松門峽之好則方噴藥而吐

之遷攬衣巾思去

高秋却東帶鼓柁視清晏鳳池日澄

碧濟濟多士新餘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

趙曰健者薛

曰天下健者

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流宣化之大臣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後魏置射洪縣婁縷難東六

梓州梁道編在永泰元年逃亂至梓州作然詩云南

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茅齋

指草堂當是寶應元年七月徐知道反公避之至梓州

九月歸成都迎家居梓州十一月嘗往射洪有陳拾遺

故宅等詩當

是其時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未曰詩云

丈人屋上烏乃云丈人屋上烏所集也修可曰尚書

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載閣信謂其祖李曉之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

未曰古人之相

遊子無根株茅

為南京所謂亂初定指言前年辛丑之歲四

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

拾海月又海賦維長

萬里須十金

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師古注

未相保蒼忙風塵際踉蹌騏驎老

志士懷感

傷心曾已傾倒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鶴曰詩云忽忽峽中睡

自汲澗野水日冷冷當是火曆二年秋在東屯作詩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

醒又云老夫

青冥

師曰甫有渴疾故忽忽不樂至秋風稍蘇故云悲風方一解西有崑崙山王母與漢武帝相會于此常有青鳥為使南以薛十二有仙姿况之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趙曰言道壹道之既蒙主人顧舉朝咲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於

劉綱瀾勒石像碑云以揚類見道發新硯唐曰薛之善屬文復能知進故云欲學鴟夷子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陳博傳日自用如此待勒燕山銘然班固為之銘誰重斷蛇劍施有致君之術志在麒麟閣見今代翻無心雲母屏後漢

業而君未用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障其間由此為故事師曰昔薛靈鑿號鴟夷子鴟夷子乃章臺也勸薛莫學鴟夷子若鄭此為帝寵眷賜以雲母屏屏坐而卓氏近新堂卓氏有女名文君向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

星善琴相如因以來洗粉黛日暮星曰車削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

印青卧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百官表九章有山鬼希曰漢相前死事亦有山鬼字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岸圻橫水注滄溟碧色忽苦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文選我天帝之

女季嘆雨鳳皇翎自云帝里女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千秋一拭淚覺有微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筵射石虎沒羽楊子雲曰至誠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

射石虎沒羽楊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

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

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

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

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

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

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則金石為開選賦琳珉青焚

必薄伎効德古人以文為伎多起予幸斑白因身孫

矣新史以文為藝亦由此也起予者商也言柳少府起發余於班白衰

者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孫可託之幸也俱客古信州信

州也程曰春秋時魚國漢為魚復縣梁隋皆為巴東郡唐初改為信

州又為夔州鶴曰夔在梁已謂之信州唐武德二年避皇外祖諱改

信為夔故曰古信州若止是唐初改為信州不得結廬依毀垣

為古也穎州舊亦謂信州然此詩為夔州而言相去四五里徑微

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

醉曰楊博書家本秦地能為秦聲天撫缶而呼嗚嗚李斯書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

擊甕叩缶彈箏附解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趙曰古稱燕歌

趙舞趙女出李斯傳秦人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

聲也盆則甕缶之變稱耳而鼓盆則莊子鼓盆而歌舊注妄引揚博

傳為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淡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

空村趙曰張景陽詩忽如鳥過目師曰柳生年少傷甫衰老甫喜悲

相半故云我驩兼淡痕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故鄉經

兵革後唯空村而已此生蹉跎不獲一歸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舊曰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

成都作是以華為成都華

兩縣此二縣唐志故云次亦然詩云長安苦寒誰獨

又言南山之巨東門之瓜皆長安京兆事當是天寶時

在長安作半以鄉里兒童項領成軀廷故舊禮數數自

然棄擲與時異之句意是十年名試後送隸有司參選

時作疑是與成陽軍

孫

趙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信

必薄伎効德古人以文為伎多

矣新史以文為藝亦由此也

起予者商也言柳少府起發余於班白衰

者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孫可託之幸也

州也程曰春秋時魚國漢為魚復縣梁隋皆為巴東郡唐初改為信

州又為夔州鶴曰夔在梁已謂之信州唐武德二年避皇外祖諱改

信為夔故曰古信州若止是唐初改為信州不得

為古也穎州舊亦謂信州然此詩為夔州而言

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

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

醉曰楊博書家本秦地能為秦聲

天撫缶而呼嗚嗚李斯書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

擊甕叩缶彈箏附解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趙曰古稱燕歌

趙舞趙女出李斯傳秦人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

聲也盆則甕缶之變稱耳而鼓盆則莊子鼓盆而歌舊注妄引揚博

傳為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淡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

空村趙曰張景陽詩忽如鳥過目師曰柳生年少傷甫衰老甫喜悲

相半故云我驩兼淡痕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故鄉經

兵革後唯空村而已

此生蹉跎不獲一歸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舊曰梁權道編在上元二年

成都作是以華為成都華

兩縣此二縣唐志故云次亦然詩云長安苦寒誰獨

又言南山之巨東門之瓜皆長安京兆事當是天寶時

在長安作半以鄉里兒童項領成軀廷故舊禮數數自

然棄擲與時異之句意是十年名試後送隸有司參選

時作疑是與成陽軍

源一縣咸誤作成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

赤縣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

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杜陵南山豈田早

荒穢頃曰楊博傳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青門瓜地新

頃曰楊博傳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凍裂頃曰見往者東門瓜注青門瓜地新

頃曰見往者東門瓜注

喜門入免以唐安新青門即城東門二朝黃鄉里兒童項領成

入免以唐安新青門即城東門二朝黃

圖曰長安城東第一門曰黃門或曰霸城門

鄉里兒童項領成

四日節南山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

踪頑臨事拙饑卧動即尚一句

宋曰劉公幹詩繁葉何

膏懸百結宋曰見女子不見空墻日色晚此

宋曰見女子聲

贈鄭十八賁

鶴曰詩云數盃資好事異
是在雲安作賁乃鄭十七之弟
鄭十七郎一絕其間有把文驚小陸即其人
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以鄭十七絕句考之當
年雲安作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師曰詩云溫溫其如下鄭賁有溫問

遺靈芝之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師曰芝以比鄭蓋靈芝之人所遭

意不歸窳身跡非隱師曰以避亂也細人尚姑息

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

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師曰不欲枉尺而直尋也

示我百篇文詩家

水陸迷畏師曰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途藥餌駐修

於故人日已遠青史自不泯師曰文通云啓丹青並圖畫

步趾詠唐虞追隨飢寒董數不資好事異味

頰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

肯為敏師曰衰容欲排金門尤非本志

贈衛八處士師曰按唐史拾遺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相

與衛賓而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又云夜雨剪春

非齋離後語若如梁推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長安詩內

而於問我來何方明日隔山岳之句不叶按公開元二

十三四年間下第游齊趙時至充而是年公方二十四

五歲則衛當愈少自其未婚今詩云三十載重上其堂

則當在十二三載而公自九載歸奏賦後只在長安歲

載行三大禮而九載又歸奉賦故九載有冬日洛城北

謁玄元皇帝廟詩中述八載事此詩當是天寶九載作

是年公方四十續髮各已蒼宜以漢爾衛爲爾與士蓋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見送高書今夕復何 共此

燈燭光一云共宿此燈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 一

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陶訪舊長丰為鬼驚呼熱

中腸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數年

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黃壤可復道哉修可曰子宣

注云心熱恐懼也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謂曰王仲宣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直方曰曲禮

謂之進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

何曰詩可以摛酒漿夜雨剪春韭蘇曰郭林宗見友

云春初早韭香白禮記王制燕人春薦韭新炊間黃梁陶曰

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

子故意長陳曰曹植詩舉觴欲盡斯日遠詩詩雄雄孔文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贈蘇後鶴曰詩云巴蜀倦剽劫幽蜀已削平當是大曆

故也蘇後自蜀赴湖南八公有別蘇後赴湖南詩乃同

在大曆三年

異縣昔同遊各云賦轉蓬陳曰古詩為客若轉蓬言別離

已五年尚在行李中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

戎馬日衰息乘興安九重陳曰天子所乘輿時京師

初復天下漸平也初復天下漸平也因吐蕃陷京師而幸陝今稍平定

且廣德元年復京師之後無歲無吐蕃常頃羌渾奴刺之禍至永泰

城震恐十月郭子儀與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京

猶楚辭所謂九關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故不以

言才為嫌微生或云為郎未為賤陳曰漢為宣義工部員外郎非以美檢校也後

立何為是接接者歟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焉得豁

指言蘇後也列巴蜀倦剝劫下愚成土風陳曰程幽前

已削平陳曰祿山所蓋微尚變弓史之亂雖已削平而猶有

盜賊也陳曰王休既以巴蜀剝劫為崔旰之亂又云時思明未平河

不考之甚也廣德元年朝義已盡死矣安得思明尚未平也蜀之

亂非一五年之間段子璋符知道崔旰之變相繼而斯人脫身來

盜賊隨起安得不捲於剝劫初真是下愚者以為風也

豈非吾道東陳曰後漢鄭玄學於馬融歸歸乾坤雖寬大

所適裝囊空肉食少壯欺老翁蘇曰呂安謂嵇

菜色反為肉食葷所西使知其外而不知內也周澤謂諸齊郡曰若

年少壯不可欺老翁翁胃中有書萬餘卷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皆

懶慙無一語對况乃主客間古來倂側同君今下荆揚獨帆

如飛鴻二州豪傑場人馬皆自雄請甘飢寒再請

甘養蒙陳曰養蒙必

君不見簡蘇後別之又有送蘇漢六曹通桂州詩云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

中琴瑟陳曰蔡邑取琴下桐為琴趙曰異苑載吳平在勾章州門

於故根上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吳平當歸桐林所以

為琴瑟必言死樹猶可為之譬上終有用也舊注所引非一斛

舊水藏蛟龍陳曰積水成丈夫蓋棺事始定陳曰上言詩蓋

死而後已也蘇曰劉毅曰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

小中蓋棺事方定矣希曰韓詩外傳學而不已闔棺乃止君今幸

未成老翁已成老翁但末白頭耳何恨憔悴在深

山窮谷不可處薛靈龜兼困狂風蘇曰鮑休清後賦霹

贈李白鶴曰詩云李侯全蘭亦有泉宋游當

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

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而李白傳云

刻中則此詩當在於開元二十四年
年客東都又云亦有梁宋遊
一載非
年客東都又云亦有梁宋遊
始是初遊齊趙
一云

二年客東都所歷歌機巧
其曰機巧對羶腥
周人失巧為趨利
余曰葛後詩
其曰機巧對羶腥
周人失巧為趨利
余曰葛後詩

食常不飽
趙曰此意以墟目見羶腥之物而貧困無資可見矣
趙曰此意以墟目見羶腥之物而貧困無資可見矣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極真者青精乾石飯飯註云以南燭草木為之
極真者青精乾石飯飯註云以南燭草木為之

苦之大藥資
乃命道士藥法善性江東造青精飯
乃命道士藥法善性江東造青精飯

山林跡如掃
趙曰此詩
趙曰此詩

精飲又唐玄宗幸嵩山至道邊谷見
精飲又唐玄宗幸嵩山至道邊谷見

青剛昔西域王若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
青剛昔西域王若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

乃命道士藥法善性江東造青精飯
乃命道士藥法善性江東造青精飯

山人大藥證云天大藥者須煉沙中
山人大藥證云天大藥者須煉沙中

取金裏念黃芽
取金裏念黃芽

為兩端則語意
為兩端則語意

不謂之大藥乎而青精飯法其用
不謂之大藥乎而青精飯法其用

是也此亦費尋討不以謂之大藥資乎
是也此亦費尋討不以謂之大藥資乎

而掃跡師曰李白詩為梁宋之遊甫作此詩
而掃跡師曰李白詩為梁宋之遊甫作此詩

都長安後都洛東都自安史再陷之後民物貧窘
都長安後都洛東都自安史再陷之後民物貧窘

浮薄甫二在客居于此觀茲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
浮薄甫二在客居于此觀茲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

羶腥謂其後東都居民肝腦塗地風揚羶腥之氣野
羶腥謂其後東都居民肝腦塗地風揚羶腥之氣野

食不飽謂物踊貴青精神仙之所服食有青精者
食不飽謂物踊貴青精神仙之所服食有青精者

精色青者為青精亦若天黃地黃人黃也本是一
精色青者為青精亦若天黃地黃人黃也本是一

天黃沉于下者為地黃生丁中者為人黃青精食之
天黃沉于下者為地黃生丁中者為人黃青精食之

色長年却老藥有大者小仙亦有小大也
色長年却老藥有大者小仙亦有小大也

黃金為藥之上者故云大藥甫既客居東都無大藥
黃金為藥之上者故云大藥甫既客居東都無大藥

林求青精食之亦可以駐顏顏色奈何山林人亦如
林求青精食之亦可以駐顏顏色奈何山林人亦如

謂兵火之後終無人煙故也蓋梁宋東都之不可居
謂兵火之後終無人煙故也蓋梁宋東都之不可居

鮑文虎曰可嘗供奉翰林故云云曰江文通別賦金
鮑文虎曰可嘗供奉翰林故云云曰江文通別賦金

閨金馬門也謝文暉出使書省詩既通金墜籍彥輔
閨金馬門也謝文暉出使書省詩既通金墜籍彥輔

白集序云天脫身事外討還山帝賜金帶放還趙曰
白集序云天脫身事外討還山帝賜金帶放還趙曰

子賜金閨脫身事外討還山帝賜金帶放還趙曰
子賜金閨脫身事外討還山帝賜金帶放還趙曰

籍金閨以不得志故停亦有梁宋遊
籍金閨以不得志故停亦有梁宋遊

公同在各將道梁宋也後在口亦與公同遊
公同在各將道梁宋也後在口亦與公同遊

中得梁孝王都憶高李輩論交入酒壚趙曰梁謂休州
中得梁孝王都憶高李輩論交入酒壚趙曰梁謂休州

宋謂宋州今方期拾瑤草蘇曰東方朔與友人書曰
宋謂宋州今方期拾瑤草蘇曰東方朔與友人書曰

之南京也
之南京也

七寺主長
七寺主長

皇相期拾瑤草春日月光華女輕舉爾趙曰瑤草事雖
如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服之者媚於人而瑤草字
山海經
山詩瑤草正倉絕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蓋以仙境之物
今子美止水江淹而用之也師曰漢時凡待詔者必於金馬
東京開封府是也本魏地號曰大梁其地有香爐峯神仙所居之迹
瑤草乃胡胡樹之類山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李白罷脫靴林之戲
將以第詩幽輒故為梁宋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為人放曠不
樂仕宦有息於神仙後以
入水捉月或者以為戶角

戲簡鄭廣文

兼呈蘇司業

源明舊曰按唐史
蘇源明以太子諫

德出為東平太守時濟陽太守李陵請增領二縣詔何
南採訪使與五太守議不能決卒廢濟陽志云天寶十
二載廢召源明為國子司業源明山陪京師源明不受為
署蕭宗復兩京擢考功郎則為司業在祿山未亂之前
今詩題云蘇司業當是十四載作師注謂
處受為署蕭宗復兩京擢考功郎則為司業在祿山未亂之前

廣文到官舍

五卷醉時歌註
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

坐客寒無禮

頰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

時時與

酒錢
近
有蘇司業

戲贈一友

故與之交善
詩作於具年

元年建巳月

肅宗夫上一元二年年號止稱元年月以斗建
辰為名也師曰肅宗止稱元年後以月建之長稱

焦校書

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為酒八仙者唐史拾遺
云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今詩云自為

踏履裂板齒無壯

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魏曰公使魏

老驥伏櫪志存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師曰曾賜之間曰李生馬
駒其馬未調習者極大齒也仲尼嘗譏子路暴虎馮河死而
其好勇故也此詩雖云
諧戲亦為好勇者之戒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

鶴曰即公作短歌行見下郎司直者短歌行云焦眼高歌望吾子則

內之交厚有素王嘗得西諸侯舟經錦水乃有此作

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

國語望之如墨 駑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

師曰觀此詩有何不勝雨色之句蓋為蹙進者

之戒 勸君休嘆恨未必不為福

侏曰此詩所調近白居易新豐折臂翁

云塞上翁馬立入胡人皆謂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笑之曰何知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墜而折臂人又

謂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舊注引居易折臂翁

樂府詩集註分類杜工部詩卷之十九



